



尽力照顾吧。只有那儿最妥靠。

但你早该知道携带这种累赘
弄不出好名堂来；除非是结婚
一年以上，我恨新兵携带女人。”

七一

“请大人原谅，”我们的英国朋友

这样答道：“这都是别人的老婆，
不是我们的。凭我在部队里

阅历了这么久，我不会破格
把自己的妻子带到军营里来；

我知道，对于前线的男儿来说，
没有什么比把自己的家小
扔在后面更叫奋勇的心烦恼。

七二

“但这不过是两个土耳其贵妇，

是她们和仆从帮助我们逃出，
以后又随着我们长途历险，

一起穿着这种可疑的装束。
对我说，这种生活倒不算新鲜，

但她们，可怜虫，却吃够了苦。
所以，假如您叫我放心杀敌，
我请求您给她们妥善的待遇。”

七三

而这两个可怜虫，眼泪汪汪地

望着自己的保护人，仿佛怀疑

同样,这稠密的城市也在呻吟,
失去了美好的一切,变为光秃;
到处是触目惊心的碎瓦残垣,
像吹倒的橡树,碎成千万个冬天。

八九

这是个可怕的题目,但我的诗才
任何时候都不在于耸人听闻,
因为人的命途总是既有吉祥
也有乖背和灾难,好与坏杂陈,
欢乐中不乏哀愁;若是过多地
只唠叨一种情调就不免沉闷;
不管是无心或有意得罪友或敌,
我写你们的世界力求不差毫厘。

九〇

在团团罪恶中,只要有一件德行,
用句成语说(在这崇尚粉饰、虚靡
而伪善的时代,说话得矜持些),
就会“一新耳目”,并且能给我话题,
使我这些被丰功伟业的战火
烘烤得有些干枯乏味的诗句
稍稍得以润泽;虽然一切史诗
都是凭这种题材而富丽绝世。

九一

在一个横尸上千的棱堡上
有一堆尸体尚未冷却的女人,

我遵从的那位历史家就这样
错称了一下)似乎怎样也不投降。

一〇五

五个儿子保护着他,(多妻制度
就有这种好处:生的虎子特别多,
而且不会被处以虚伪的重婚罪。)
只要他看见有一枝还英气勃勃,
就怎样也不相信城防大势已去。

你以为这必是阿其里斯或赫克托耳^①?
不,这只是个朴素而平和的老头
愿意和他的五个儿子领先战斗。

一〇六

要点在于俘获他。但凡是英雄
每看到有勇敢的人众寡不敌,
就有不忍之心想去伸手援救;
英雄本都是半神半兽的混合体,
他时而怒如狂涛,时而悲天悯人,
就像一棵粗犷的树傲然耸立,
但也有时会对夏风频频低首,
似有悲悯拂过它野蛮的心头。

一〇七

然而他绝不肯做俘虏。对一切
招降的提议他只有一个答复,

① 赫克托耳,在特洛伊战争中,特洛伊方的勇士。见第七章七八节注。

也在行动上。)而在思想的敌人中，
暴君和献媚的奴才一直是最凶。
我不知道谁会胜利，但即使我
有先见之明，也不会使我这种
公然的、坚决的、毫不含糊的憎恨，
对各国的任何暴政稍减一分。

二五

倒不是我想讨好于人民，因为
即使没有我，也有的是人叫嚣：
煽动家呵，异教徒呵，都想推翻
每一座尖塔，代以合适的材料；
谁知道他们是不是散播异端，
像基督教义似的为地狱开道？
我但愿人们既不受制于皇帝，
也不受制于暴民——或我，或你。

二六

这结果呢，由于不附和任何人，
我倒得罪了一切人——但随它去！
如果说，我失于不会见风转舵，
至少我的意见不是欺人自欺。
凡无心名利的人就不会取巧，
假如你不愿为奴，更不愿奴役，
那就能像我似的自由发表意见，
不必作奴隶制度的豺狼而狂喊。^①

① 在希腊，我从未见过或听过这种野兽。但在艾菲沙斯的荒墟上我却听到上百个。——拜伦原注。（艾菲沙斯是小亚细亚城市，在今之土耳其——译者）

何况刚刚埋葬了一个小白脸。^①

四八

无怪当时叶莫洛夫,或玛蒙诺夫^②,
或斯切巴托夫,或任何别的“夫”,
都在担心女皇陛下的那一颗心

已不再能容纳(它本来不够坚固)
新的情焰:这担心自然会给人脸

(不管是英武或白俊)遮一层暗雾,
因为他,用他那职位的术语来说,
正“高居要津”,一个重要的职责。

四九

文雅的女士们!假如你们要知道

这个外交的辞令是什么含义,
请叫爱尔兰的伦敦德里的侯爵^③

用他的辞藻解释一番;他最善于
说一长串奇奇怪怪排列的字

(好在人人听从,尽管不解其意),
也许你们会从那里发见一个
“不知所云”——那片辞海的惟一收获。

① 他获得了伟大的喀萨琳的伟大爱情。见她的《传记》中兰斯科名下一章。——拜伦原注。(据吐克著《喀萨琳二世传》称:兰斯科是喀萨琳最爱的人,1784年得热病,死于女皇的臂中。他死后,女皇三月末离宫门。——译者)

② 叶莫洛夫、玛蒙诺夫,这两人是继兰斯科之后,喀萨琳先后宠幸的青年人。

③ 这是早在他自杀以前写的。——拜伦原注。(此处又是指拜伦最憎恨的反动大臣卡色瑞。——译者)

夫人式的最温文尔雅的解说；

那是一个高位，全国最高的职务，
如果不在头衔上，至少事实如此！

而若有人挤过来就会引起嫉妒：
因为在那地位，只要来了新肩膀，
特别是宽的，就得把底货腾光。

五三

唐璜，我说过，是翩翩的美少年，

尽管已到生须的岁数，他仍然
有一张娃娃的脸，并没有胡子

破坏那帕里斯^①的俊美的容颜。

唉，就是这种脸子毁了特洛伊，

又建立了伦敦离婚讼事法院。
我熟读过离婚史，自有史以来，
特洛伊可算是最早的一笔损害。

五四

喀萨琳虽然爱一切(除了夫君，

但他已归位)而且招惹也不少，
即以她钟爱魁梧的男人而言，

就颇为纤细的女士们所暗笑；
但她却不乏温情，在宠幸之中，

对死去的兰斯科她最为倾倒，
她对他洒了不知多少眼泪，
可是却使他只当个中级侍卫。

^① 帕里斯，见第四章七八节注。

舞蹈家,公主或女皇,肯于表示:

在芸芸众生中惟有你一个人
使她们倾慕,尽管冒失也不怕——
于是我们就自信比谁都不差。

六九

而且,他正在那种可喜的年龄,
女人年纪的大小对他无所谓,
而且也不在乎是谁和他搭伴,
就像但以理^① 在狮窝里那样无畏,
因为他只要使那烧身的太阳
溶消一下,哪里管是什么海水
来承受他;好像是太阳神的热
必须在海之女神的拥抱中融没。

七〇

喀萨琳呢(我们得承认这一点),
虽然是一个气势汹汹的悍妇,
被她爱一阵倒也颇为可喜,
因为凡被爱的人都可以自负:
仿佛是由爱情模造出的国王,
一个只缺戒指的皇室的丈夫——
而戒指其实是婚姻中的一弊,
没有它倒像取出刺而留下蜜。

^① 但以理,见第五章六〇节注。

该是那可以称为教理的爱情，
因为它完全掌管在牧师手中。
我们要说的第三种崇高关系
在基督教的国家却极为普通，
那是贞洁太太的特别的贡献：
它可以称为伪装下的姻缘。

七七

好了，我们不想剖视，这篇故事
应该是不言自明。女皇爱了他，
唐璜为了她的爱情，或淫欲，
而沾沾自喜；——呵呀，一出口的话
就难收回！本来爱和欲混合在
血肉之躯里，实在也难以分家。
但对这件事，堂堂的俄国女皇
并不比一个女裁缝做得漂亮。

七八

整个朝廷化为一片窃窃私语，
人人都交头接耳；年老的女子
望到那情况，使得她们的皱纹
皱得更厉害了；年轻的则彼此
暗暗瞟几眼；每个饶舌的佳人
在谈这件新闻时都微笑不止。
只有那轮值在御前的常备军
忍不住让嫉妒之泪迷住眼睛。

我早年新鲜的感情；我只压抑
而未割舍苏格兰的乡土之亲，
呵，我爱的仍是那急流和峻岭。

二〇

唐璜或是真实的，或是臆想的——
这两者差别倒不太大，因为当人
一旦变为更不真实时，他所想的
倒能存于世间，作为不朽的精神
对肉体的强有力的抗辩；不过，
弥留在所谓“永恒”的边沿，也不禁
令人惶惶然，因为他望着这边
既已毫无所知，却又望不见彼岸。

二一

唐璜变成了十足雅致的俄国人——
“如何”我不想提，“为什么”更不必说；
无论什么小小诱惑，哪个青年人
能碰上而不感于它强烈的震撼？
但此刻，他的心却像铺得平整的
一只软垫给帝王作光荣的宝座。
欢笑的少女，舞会，宴饮和金钱
使冰窟也像天国，冬天也变温暖。

二二

受到女皇的宠幸是够惬意的，
尽管履行他的职责越来越不易；
但在这方面，像他那样的小伙子

三五

至少她不是伪君子，可怜的灵魂！

她真是心怀虔诚地去到了天堂，
不逊于善人册上得救的任何人。

据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在天上
就根据这名册分配它的不动产，

好像威廉^① 在征服英国后，就分赏
他的一群骑士，把别人的产业
分给六万多新爵位以示奖掖。

三六

我无可抱怨，我的祖先拉杜尔法

和厄内斯就在内——四十八个采邑
如果我记得不错，都给了他们，

作为追随威廉南征北战的赠礼。

但我仍然认为，不该对撒克逊人

像硝皮匠似的剥去他们的地皮；
虽然终于用收入也盖了些教堂，
当然，你会觉得这是作了好用场。

三七

唐璜活得很惬意，不过有时候

他和某一种敏感的植物很相同，
一触就羞缩，像帝王躲避着诗歌

^① 威廉(1027—1087)，亦称征服者威廉，原为诺尔曼公爵，1066年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为英国国王。他称王后，将被征服的土地分封功臣及随从。

八一

太阳落了，烟雾像从半灭的
火山口腾起来，弥漫着天空，
这奇异的城市真像有些人
给它起的绰号：“魔鬼的客厅”。
但唐璜觉得，尽管自己是外族，
这也不是家乡，却把它当母亲
一样敬畏：是她养育出的儿孙，
使半个世界被屠杀，半个震惊^①。

八二

巨大的一片砖瓦、烟雾、船舶，
污浊而幽暗，但却极尽目力
那样广阔，随处都可以看见
有船只在掠过，以后就失迷
在桅杆的丛林中；无尽的楼塔
跷着脚，从煤烟的华盖窥出去。
还有一个巨大的、暗褐的圆顶
像小丑的帽子：这就是伦敦城！

八三

但唐璜所见的不同：每一缕烟
对他都好像是从炼金的火炉

① 印度。美洲。——拜伦原注。（拜伦的这个自注指出英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侵略。——译者）

立即从衣服里拔出了小手枪，
一枪打进了一个强人的肉糕。
他疼得像黄牛在草野上打滚，
并从他自身的泥血坑里喊叫
他亲近的伙伴：“杰克呵，我完啦！
这凶恶的法国鬼子把我打垮啦！”

一四

于是杰克带领人马落荒而逃，
而唐璜那些吓跑的随从人员
这时也来了，一面赞叹他，一面
争着献力（照例是稍晚了一点）。
唐璜看到这“月亮的宠儿”^①的命
仿佛就要从他的血管倾倒完，
敢紧叫人拿来棉花和绷带，
并且后悔：自己开枪未免太快。

一五

他想到：“也许这个国家的习俗
就是以这方式来欢迎外乡客；
现在我想起来了，有些旅店主
也差不多，只不过和气得多：
不是用刀子、而用鞠躬来抢钱。
但怎么办呢？我不能让这家伙
躺在这大路上咽最后一口气，

① “月亮的宠儿”，指偷儿。这是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剧中人物浮斯塔夫的俏皮话，“让我们做狄安娜的猎人，暗影下的君子，月亮的宠儿……在月亮的赞助下去偷窃吧。”

意中事——又搬用得及时而巧妙，
这挽救了他在才女心中的声誉，
她们只可惜他不近吟咏之道。
若是再有这一项，那他的成就，
对她们来说，才真是无比高超。
曼尼式小姐和扶利斯基太太
特别希望被西班牙诗歌唱出来。

五四

不过，他应付得很不错，每一类
社交的核心都把他看做候补，
而且，像班柯镜中闪现的^①那样，
无论在大小宴会上他都有福
见到一万个当代作家掠过身，
这也就等于各时代的平均数；
还有八十“现存最伟大的诗人”，
因为每本无聊杂志都有几名。

五五

呜呼！那所谓“现存最伟大的诗人”
不过两个五年，就要像拳击大王
必须显显身手，以示其名不虚传，
虽说他们的名气只是闭门想象。
连我，虽然我并不知道，也不愿
在群丑之中作一个跳梁的皇上——
连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人
尊称为诗国中的伟大的拿破仑。

① 班柯，见第一章二节注。

缩小为沙特恩^①。我看过公爵大人^②
(别管是谁吧)变为愚蠢的政客，
比他那副呆相(假如可能)还更蠢。
但现在，我该升旗扬帆，朝新的
题目行驶了。我见过，而且颇寒心：
看国王先是被嘘，以后又被哄^③，
至于哪件事较好，我也不太懂。

八四

我看过乡绅们穷得不名一文；
我看过琼娜·苏斯考特^④；我看过
下议院变成了敛赋税的圈套^⑤；
我看过小丑戴上了王冠治国；
我看过已故王后的一段惨史；
我看过一个会议什么坏事都做^⑥；
我看过有些民族，像负荷的驴，
一脚踢开过重的负担——上层阶级^⑦。

① 沙特恩，罗马神话中的农神，以后转化为希腊神话中的克罗诺斯。克罗诺斯是泰坦族巨人之一，他推翻其父而主宰宇宙。据说他吞食自己的儿子，以防他们造反；其妻瑞阿以石头顶替宙斯让他去吃，宙斯因此得救，并推翻克罗诺斯而成为宇宙的主宰。

② 公爵大人，指惠灵吞公爵，他在滑铁卢战后成为英国政界的重要角。

③ “帝王先是被嘘，以后又被哄”，指乔治四世。

④ 琼娜·苏斯考特，见第三章九五节注。

⑤ “下议院变成了敛赋税的圈套”，英国议会屡次通过法案，增收新税，加重人民负担，这暴露了其所谓“民主政治”的虚伪性。

⑥ “会议什么坏事都做”，指 1822 年“神圣同盟”国家在瓦罗那所开的会议，会议决定镇压西班牙革命。

⑦ “有些民族……一脚踢开过重的负担——上层阶级”，指 1820 年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限制了王权；和意大利烧炭党在 1820—1821 年领导的反奥地利统治的革命。

六一

我知道有十几起婚姻就是如此，
其中有的还属于高贵的名门；
我也听说有些青年人胆子大，
毫不为髭须所动，竟拒不讨论
他做梦也不曾透露过的“意图”，
也不怕女人闹，因此保住独身；
结果像心碎的美人一样过得
逍遥自在，比配成对可强得多。

六二

对于初登场的新手，夜夜还有
一种危险，虽不及结婚或爱情，
但也不能因此而不加以戒备：
那是——我从来都不愿贬低德性，
可惜凡是坏女人总特别带有
一种风韵，假如她们装作正经；
但我要声讨这种两栖的动物，
呵，这种既不洁白、又不红艳的荡妇。

六三

你们冷血的调情女人就是这样：
她不愿说“是”，也不说“不”，只叫你在
避风的岸边来回转；直到那情海
刮起了风暴，惹出一场心灵之灾，
她就轻蔑地看你覆没；呵，这悲伤

我说过，唐璜起初并没有发现
她们怎样美，因为一个英国美人
（也许出于怜悯）总是把娇媚半掩，
她总是悄悄地袭入你的心灵，
而不像强敌似的把它一举攻陷。
但只要进去，她就会替你保全它，
像真正的盟军那样。（不信试一下。）

七五

她不像阿剌伯的骏马那样走路，
或像西班牙少女从弥撒跑回家；
她的衣着没有高卢人那么雅致，
眼里也不见意大利姑娘的火花；
她的歌喉虽然清脆，却不会颤出
那许多花腔儿（尽管我听力不差，
我在意大利也住了七年，至今
我却还不知怎样欣赏那声音）。

七六

无论是这，或其他一两件事情，
她都不能办理得爽快而大胆，
（这种轻率，老实说，倒着实迷人！）
连她的微笑也笑得不很随便，
更不能一见就定局，像一般人
所赞许的那样：省却多少麻烦！
不过，这片土壤虽然够费你周折，
若好好耕耘，你倒能加倍收获。